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〇五·集部·別集類

安雅堂文集二卷

〔清〕宋琬撰

一

安雅堂未刻稿八卷入蜀集二卷

〔清〕宋琬撰

八一

鈍齋詩選二十二卷

〔清〕方孝標撰

二七七

光啓堂文集不分卷

〔清〕方孝標撰

四九七

壯悔堂文集十卷遺稿一卷 四憶堂詩集六卷遺稿一卷（文集卷一至文集卷四）

〔清〕侯方域撰

五九九

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序



卷之二
三

安 雅 堂

主序

萊陽宋先生文章妙天下天下能文之士無不知先生者今年春先生子思勃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熙嘗受業于先生而屬熙序之嗚呼先生之詩文天下皆知之亦皆能言之熙何敢更贊一辭惟是生平患難周旋離合聚散之迹則有可述者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蓋甫執管而淚涔涔下也憶自前乙亥先生舉茂才異等來京師與先君文貞公申僑脇之好家有小樓顏曰勝引先生至輒坐其上相與揚搢今古軒眉抵掌流連竟日熙時八歲侍坐于側聽之亹亹忘倦自己亥距今六十五

安雅堂文集

〔清〕宋琬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宋思勃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九毫米寬二六八毫米

年矣甲申都城破先君挈熙南下與先生遇於武林訂爲北歸之計兩家孥各僦舟而居檣帆連絡相依爲命時干戈滿地風鶴皆警履危蹈險其得免者幸耳至今思之心猶怦怦然既達萊陽先生讓宅以居暇則課熙爲文講論尚書大指不以流離故輟業乙酉冬先君還

主序上

京師丙戌

詔再舉鄉試熙與先生讀書報國寺維摩方丈一燈熒熒咿唔之聲與晨鐘暮鼓相間續先君俸入不足供家人餧粥熙裹襆被從先生虀鹽或不能繼猶時時仰給于先生先生任真推分藹如也其年秋與先生同舉鄉試明年同成進士

繫

主序下

詔旨嚴切中外莫敢窺其門熙時橐餧往

視持先生而泣先生笑曰死生命也雖困囷中未嘗釋卷頌繫二年事始白久之補原官爲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吳逆告變妻子皆在蜀先生志不自得竟悒悒以死嗟乎先生早負盛名不得排金門上玉堂而浮沉郎署間俯仰眉睫可謂詬矣及總憲外臺方少自發

據而爲僉壬所搆陷幾不自保又何窮哉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間隔室家離阻卒坎壈以沒豈真所謂文人晚達而多窮耶抑古來賢人傑士自有其可傳者而在功名通塞之跡耶先生沒之四年滇黔巴蜀相繼底定

天子徵用文學之士使先生而在石渠天

主序四

祿之間自當首讓一席出其經濟學問以爲我

國家之光而惜乎先生之墓草已宿矣雖然先生詩文具在光芒萬丈不可遏抑豈惟當世能文之士相與誦揚恐後千百世而下猶將謳吟贊歎讀其詩文想見其爲人則信乎先生之可傳者自

在而不在遇合之通塞也先生之子成

年工爲文能守先生之學比自萊陽來握手道故見余髮種種相顧歎惜熙因爲備述先生相遇之始終與夫生平離合聚散之迹繫于先生之集而歸之見熙于先生不獨文章道義漸摩之久而死生患難之際周旋最親俾兩家子弟識之世世無相忘也

主序五

康熙己卯仲春受業門人宛平王熙拜撰



重刻安雅堂集序

吾邑宋荔裳先生先君子之金石交也。年長先君子一歲居同里業同學德相勉過相規文章相砥礪雖兩姓也猶親暱弟矣當勝國未造邑城失守先君子結纓殉難啓齒尚未毀也賴先安人日夜抱持出萬死一生之中嗟乎煢煢孤張序

孀形影相弔誰復過而問之哉維時先生亦遭尊甫選部公之變不脫衰麻偕其兄太僕公節推公弟文學公哭先君子於殯所撫柩號慟近淚幾無乾土因摩啓之項牽啓之臂呼乳媼而命之曰爾主身後祚此一縷汝慎護之勿少疎啓雖幼小無知頗聞斯語入以告母則

先生之篤於交情不以存歿異視者如此戊亥之間先生宴鹿萃題雁塔矣需次旋里元夕觴邑侯於園亭啓初就小學偕學子數輩往觀燈火先生於稠人中呼啓命坐賜以菓餌詰問章句掀髯歡笑者久之因舉觴向邑侯而言曰此張序二

故人之遺孤也頭角嶄然他日大成可期亡友有後矣邑侯驚顧而起嘆先生之高義不絕口癸巳先生以郎出憲天水由里中之任歲云暮矣置酒安雅堂中遍召親戚款話平生啓以後生小子得廁席末先生卽座間題一聯爲贈曰龍劍傳家共美江淹花作管羊車

過市競看衛玠玉爲人噫啓何人斯敢
當先生之揄揚獎藉乃爾耶甲午以後
先生宦遊四方久睽色笑辛丑秋以牢
脩告密由浙臬逮赴西曹逾年事白傷
非常奇禍起於骨肉遂流寓三吳夢斷
鄉關歲壬子

當寧察先生寃抑狀起補蜀臬復由里中

張序

之任宴會親知仍如赴天水時啓以丙
午鄉貢業再下南宮第潦倒青袍慚負
知已先生顧酌酒相慰曰焉有如此才
而長淪落者乎會當從錦官城中看美
蓉鏡下榜艤傳首唱者非子其誰耶嚴
程期迫叱馭而行啓隨諸長者後祖餞
西郊臨岐拜別以爲先生此去節鉞開

府屈指可待他時便道里門親知歡聚
猶如今日也詎意癸丑入覲北來遽有
吳逆之亂先生聞報慷慨發憤氣塞胸
臆竟以疾終於長安邸舍矣又五年已
未啓始僥倖一第而先生之墓木已拱
經過西州羊曇痛哭啓獨何心能不悲
哉先生舊刻安雅堂集文賦詩詞共若
千卷喪亂後板葉殘闕其仲子思勃補
緝訂正復成完璧今春二月薄遊都門
垂涕囑余曰先大夫刻集大人先生前
後各有序矣同里戚誼之篤知交之深
者宜莫如子子無言何以慰先大夫於
九原乎嗚乎先生學富五車胸羅二酉
文則追蹤兩漢賦則媲美三都詩兼庚

鮑李杜之長詞擅秦柳蘇黃之勝四海

之內五十餘年以來無不知荔裳先生之人者卽無不讀荔裳先生之文賦詩詞者不惟啓不能序先生之集而先生之集亦何待於人之序之哉故謹述兩世交情以見先生之存心制行可以質聖賢而不愧非僅當代之文人已也若

張序五

云序先生之集則吾豈敢

時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上巳後三日

同里眷姻姪比部郎張重啓頓首拜

換

重刻安雅堂集序

東萊宋觀察荔裳先生詩文膾炙海內余髫年已習聞其名至康熙己酉始識先生一見遂托末契定忘年交相與遊覽金焦登燕子磯歷秦淮鍾阜諸勝棲遲盤薄所至輒共題詠每寫一景拈一詩各據一几含毫伸紙余屬草甫竟先周序

生已脫稿矣項之易以相印雖謬賞鄙作相視莫逆未嘗不歎服先生之敏且工不自覺其瞠乎後也歲辛亥旣先後入都仍數共晨夕尊酒論文致足樂也壬子春先生旋補蜀臬分手殷依則詩以送之慰之云馭應回九折棧定歷千盤回首長安近休嗟蜀道難至秋余舉

於京兆留滯燕山者二載方歎知已之不易逢賢豪之不相聚停雲落月耿耿余懷會先生以覲事赴

闕驚喜過望顧竊窺先生長途跋涉積疴已深雖獲握手留連非復曩者笑談酬倡歡焉道故情悰矣私衷正隱慮之未幾傳聞成都失守傷亂思家日益危篤

劇序一

遽歸道山憶彌留訣別猶誦誦荷荷相期千載事怛化摧心可勝道哉嗟乎以先生之才之學之懷抱而志業未遂漂搖戶牖著述散佚猶多皆後死者之憂也茲幸嗣君思勃克念箕裘以舊刻安雅堂集殘缺漫漶之餘補輯重梓以余知先生最深而屬爲元晏噫象賢肯構

莫大乎是矣追維聯巖登臨同舟游泳
風雨殘燈恍若夢寐而宿草興悲何忍執筆序其遺稿而誼有不容辭者聊志我兩人交期始末若此至其詩若文向推一代作者有目共覩寧煩更益一詞哉

康熙己卯仲春雲間周金然斷山拜題

周序三



余年弱冠見萊陽宋荔裳先生於吳門先生與先君子交相善也嘗與先君子論古今人物及文章氣運之升降酒酣以往辯難往復各不相下鬚髯蟠張大聲殷牆壁余時居末座酒然變色者久之爲文章凌紙怪發龍蛇變現如雲興泉湧頃刻數千言不少休見者震掉悼嚴序一

慄而先生意氣自如蓋天授非人力也先君子命余以文正於先生先生曰此子筆力雄健異日當讓一頭地先君子顧余而喜曰小子勉之先生命之矣先君子於文章少所推讓獨心折先生暨新城王先生新城舊都門賜書徵序鄭重期許而先生自與之逃之金陵詩歌

唱和溢於卷軸流於江湖泊先生奉

詔入都觀察蜀道遂音問相隔不復相見

而先生亦遂弃人間矣先生少負異才

風格豪上顧屈首郎署不獲登承明著作之庭非其志也游歷外臺分藩建節駸駸通顯矣復中輩語幾蹭不測故其詩沉鬱頓挫有勞人志士之思覽古寫

嚴序二

懷登高狀物江山資其悽婉風雨壯其羈愁屈子奏重華之詞賈生續沅湘之賦然而風流節概豪宕感激懷鄉戀

闕怨誹而不怒蓋國風小雅之遺音歟假以先生之才使之鋪張鴻麻揚厲偉績庶幾與古之作者相後先惜乎浮沉外僚跋前蹟後卒至崎嶇羈孤萬里

何其痛也先生與新城譜公舊有燕臺

七子之目今新城在日月之際衆預

密勿旦夕輔政而先生則竟已矣然而

先生之文窮而益工久而益彰其精氣

光怪不可遏抑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

後決不沉溺銷蝕無疑也先生歿二十

餘年子思勃衷輯遺集錄而刻之以余

嚴序

嘗奉教於先生屬爲之序余學殖荒落
回思提命緒言淡負名賢知遇顧以通
門世好側聞末論撫今道故不敢以不
文辭更念先君子昔年文酒過從雄談
高論頽頹馳騁今先生詩文大顯於世
而先君子遺集數百篇未授剞劂小子
無似無以發揚前人之光執筆而序先

生之集尤重有愧於恩物也已

康熙己卯三月下澇虞山後學嚴虞樟

拜書



嚴序四

序

五岳以泰山爲宗自昔德業文章之盛以

孔子爲宗土厚而殊尤其人必奇行義必

不同於俗吾輿山東之國繇孔子已來商

瞿曾參孟軻伏勝匡衡鄭玄何休之徒博

通經術王粲左思顏延之劉勰任昉皆能

安雅堂文集

以文采耀乎壘風俗彝化移易豈非士業

憤厲有根柢之容巍然岳峙者哉荔裳宋

公齊之昌陽人也之果丹崖得氣至厚其

爲古文辯理析秋毫務豐奇偉之辯驚態

橫生而含其變又不離乎古法天下謂眼

巨能仰視之者是以納華若拾遺避疾聽

其俯仰無棘喉燥吻之習而巧復有餘鶴
呼古丈之傳絕久矣賴公而彰之以挽三
百年之衰庶幾其有瘳乎公愛士之誠出

於性成制義度衷亮賢疏舉艷發之士充

廬接踵而至相與振翰討論共起居接飲

食後先所慰薦掘穴巖巖之子甚備得其

安雅堂文集

程序二

心雖在蓬旅而風雅不高終宴竟日日更

數十人故公富鑽尾流離之頃竭智盡忠

出死力以相從者悉軒轅于公非好著書

立說取友識道理能若是哉乎王父司空

公任山左蘇憲副大參廉憲左右轄乘十

年蒞其地弁公之先世結名獨深余公不

遠千里而錄之以文亦可以知公之著文

能神期矣

康熙四年冬至前八日武鄉後學程康莊

謹



序

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范曄雖不為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誠萬論矣歐陽子謂詩能窮人世之不工

安雅堂文集

尤序

詩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咸大名者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然則管仲晏子莊周列禦寇之書又何以稱焉胥生擬騷貶

死長沙劉安曹捕亦慘驟終享富貴

賦之盛者兩京三都不羈羈患子虛

長楊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

不幸也顧有不可解者天地間水火

刀兵刑獄竄謫饑寒疾痛呼號涕淚

之事往往畢命於文人之身而其人

生平鑿奇歷落之氣飛揚沉鬱之思

宋雅堂文集

尤序

二

宋雅堂文集

尤序

三

其家門鼎盛壯歲登朝出入郎署廻翔方岳中云仕宦之

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

無家數為紳人媒孽再繫函臺經季

對吏南奔北走寄命縦羅其顛踣輶

旆跋胡疐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

前而崩崖壓其上也每當車騎雖容

琴樽俯仰譚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

而去聞者為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

必有奇厄即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

豈吾以云已獲罪於天耶然先生之

文用是日益奇亦日益富嗟乎向使

昌黎殆有感激而云然耶其不然耶

以僕所見宋荔裳先生東海之偉人

也其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

一燈如景星鳳凰爭光觀之為快自

文用是日益奇亦日益富嗟乎向使

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

欠伸不辨黑白雖一歲九遷何足為